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
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狐 觀音現像伏妖王

色即空兮自古，空言是色如然。人能悟徹色空禪。何用丹砂炮煉。 德行全修休懈，工夫苦用熬煎。有時行滿始朝天。永駐仙顏不變。

話說那賽太歲緊關了前後門戶，搜尋行者，直嚷到黃昏時分，不見蹤跡。坐在那剝皮亭上，點聚群妖，發號施令，都教各門上提鈴喝號，擊鼓敲梆；一個個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支更坐夜。

原來孫大聖變做個蒼蠅，釘在門旁。見前面防備甚緊，他即抖開翅，飛入後宮門首看處，見金聖娘娘伏在御案上，清清滴滴，隱隱聲悲。行者飛進門去，輕輕的落在他那烏雲散髻之上，聽他哭的甚麼。少頃間，那娘娘忽失聲道：「主公啊，我和你：

前生燒了斷頭香，今世遭逢潑怪王。

折鳳三年何日會？分鴛兩處致悲傷。

差來長老才通信，驚散佳姻一命亡。

只為金鈴難解識，相思又比舊時狂。」

行者聞言，即移身到他耳根後，悄悄的叫道：「聖宮娘娘，你休恐懼。我還是你國差來的神僧孫長老，未曾傷命。只因自家性急，近妝臺偷了金鈴，你與妖王吃酒之時，我卻脫身私出了前亭，忍不住打開看看。不期扯動那塞口的綿花，那鈴響一聲，迸出煙、火、黃沙。我就慌了手腳，把金鈴丟了，現出原身，使鐵棒，苦戰不出，恐遭毒手，故變作一個蒼蠅兒，釘在門樞上，躲到如今。那妖王愈加嚴緊，不肯開門。你可再以夫妻之禮，哄他進來安寢，我好脫身行事，別作區處救你也。」

娘娘一聞此言，戰兢兢，髮似神揪；虛怯怯，心如杵築。淚汪汪的道：「你如今是人是鬼？」行者道：「我也不是人，我也不是鬼，如今變作個蒼蠅兒在此。你休怕，快去請那妖王也。」娘娘不信，淚滴滴，悄語低聲道：「你莫魔寐我。」行者道：「我豈敢魔寐你？你若不信，展開手，等我跳下來你看。」那娘娘真個把左手張開，行者輕輕飛下。落在他玉掌之間，好便似：

菡萏蕊頭釘黑豆，牡丹花上歇遊蜂；

繡毬心裡葡萄落，百合枝邊黑點濃。

金聖宮高擎玉掌，叫聲：「神僧。」行者嚶嚶的應道：「我是神僧變的。」那娘娘方才信了。悄悄的道：「我去請那妖王來時，你卻怎生行事？」行者道：「古人云：『斷送一生惟有酒。』又云：『破除萬事無過酒。』酒之為用多端，你只以飲酒為上。你將那貼身的侍婢喚一個進來，指與我看，我就變作他的模樣，在旁邊伏侍，卻好下手。」

那娘娘真個依言，即叫：「春嬌何在？」那屏風後轉出一個玉面狐狸來，跪下道：「娘娘喚春嬌有何使令？」娘娘道：「你叫他們來點紗燈，焚腦麝，扶我上前庭，請大王安寢也。」那春嬌即轉前面，叫了七八個怪鹿妖狐，打着兩對燈籠、一對提爐，擺列左右。娘娘欠身叉手，那大聖早已飛去。好行者，展開翅，徑飛到那玉面狐狸頭上，拔下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變作一個瞌睡蟲，輕輕的放在他臉上。原來瞌睡蟲到了人臉上，往鼻孔裡爬，爬進孔中，即瞌睡了。那春嬌果然漸覺困倦，立不住腳，搖搖打盹，即忙尋著原睡處，丟倒頭，只情呼呼的睡起。行者跳下來，搖身一變，變做那春嬌一般模樣，轉屏風，與眾排立不題。

卻說那金聖宮娘娘往前正走，有小妖看見，即報賽太歲道：「大王，娘娘來了。」那妖王急出剝皮亭外迎迓。娘娘道：「大王啊，煙火既息，賊已無蹤，深夜之際，特請大王安置。」那妖滿心歡喜道：「娘娘珍重。卻才那賊乃是孫悟空。他敗了我先鋒，打殺我小校，變化進來，哄了我們。我們這般搜檢，他卻渺無蹤跡，故此心上不安。」娘娘道：「那廝想是走脫了。大王放心勿慮，且自安寢去也。」妖精見娘娘侍立敬請，不敢堅辭，只得吩咐群妖，各要小心火燭，謹防盜賊，遂與娘娘徑往後宮。行者假變春嬌，從兩班侍婢引入。

娘娘叫：「安排酒來與大王解勞。」妖王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快將酒來，我與娘娘壓驚。」假春嬌即同眾怪鋪排了果品，整頓些腥肉，調開桌椅。那娘娘擎杯，這妖王也以一杯奉上，二人穿換了酒杯。假春嬌在旁，執著酒壺道：「大王、與娘娘今夜才遞交杯盞，請各飲乾，穿個雙喜杯兒。」真個又各斟上，又飲乾了。「假春嬌」又道：「大王娘娘喜會，眾侍婢會唱的供唱，善舞的起舞來耶。」說未畢，只聽得一派歌聲，齊調音律，唱的唱，舞的舞。他兩個又飲了許多，娘娘叫住了歌舞。眾侍婢分班，出屏風外擺列。惟有假春嬌執壺，上下奉酒。娘娘與那妖王專說得是夫妻之話。你看那娘娘一片雲情雨意，哄得那妖王骨軟筋麻。只是沒福，不得沾身。可憐！真是貓咬尿脬——空歡喜。

敘了一會，笑了一會，娘娘問道：「大王，寶貝不曾傷損麼？」妖王道：「這寶貝乃先天搏鑄之物，如何得損？只是被那賊扯開塞口之綿，燒了豹皮包袱也。」娘娘說：「怎生收拾？」妖王道：「不用收拾，我帶在腰間哩。」假春嬌聞得此言，即拔下毫毛一把，嚼得粉碎，輕輕挨近妖王，將那毫毛放在他身上，吹了三口仙氣，暗暗的叫：「變！」那些毫毛即變做三樣惡物，乃虱子、蛇蚤、臭蟲，攻入妖王身內，挨著皮膚亂咬。那妖王燥癢難禁，伸手入懷搥摸揉癢，用指頭捏出幾個虱子來，拿近燈前觀看。娘娘見了，含付道：「大王，想是襯衣髒了，久不曾漿洗，故生此物耳。」妖王慚愧道：「我從來不生此物，可的今宵出醜。」娘娘笑道：「大王何為出醜？常言道：『皇帝身上也有三個御虱』哩。且脫下衣服來，等我替你捉捉。」妖王真個解帶脫衣。

假春嬌在傍，著意看著那妖王身上衣服，層層皆有蛇蚤跳，件件皆排大臭蟲；子母虱密密濃濃，就如螻蟻出窩中。不覺的揭到第三層見肉之處，那金鈴上紛紛咳咳的，也不勝其數。假春嬌道：「大王，拿鈴子來，等我也與你捉捉虱子。」那妖王一則羞，二則慌，卻也不認得真假，將三個鈴兒遞與假春嬌。假春嬌接在手中，賣弄多時，見那妖王低著頭抖這衣服，他即將金鈴藏了，拔下一根毫毛，變作三個鈴兒，一般無二，拿向燈前翻檢。卻又把身子扭扭捏捏的抖了一抖，將那虱子、臭蟲、蛇蚤，收了歸在身上，把假金鈴兒遞與那怪。那怪接在手中，一發朦朧無措，那裡認得甚麼真假，雙手托著那鈴兒，遞與娘娘道：「今番你卻收好了，卻要仔細仔細，不要像前一番。」那娘娘接過來，輕輕的揭開衣箱，把那假鈴收了，用黃金鎖鎖了。卻又與妖王飲了幾杯酒，教侍婢：「淨拂牙床，展開錦被，我與大王同寢。」那妖王諾諾連聲道：「沒福，沒福，不敢奉陪。我還帶個宮女往西宮裡睡去，娘娘請自安置。」遂此各歸寢處不題。

卻說假春嬌得了手，將他寶貝帶在腰間，現了本像，把身子抖一抖，收去那個瞌睡蟲兒，徑往前走。只聽得梆鈴齊響，緊打三更。好行者，捏著訣，念動真言，使個隱身法，直至門邊，又見那門上拴鎖甚密。卻就取出金箍棒，望門一指，使出那解鎖之法，那門就輕輕開了。急拽步出門站下，厲聲高叫道：「賽太歲，還我金聖娘娘來。」連叫兩三遍，驚動大小群妖，急急看處，前門開了。即忙掌燈尋鎖，把門兒依然鎖上。著幾個跑入裡邊去報道：「大王，有人在大門外呼喚大王尊號，要金聖娘娘哩。」那裡侍婢即出宮門，悄悄傳言道：「莫吟喝，大王才睡著了。」行者又在門前高叫，那小妖又不敢去驚動。如此者三四遍，俱不敢去通報。那大聖在外嚷嚷鬧鬧的，直弄到天曉。忍不住，手掄著鐵棒，上前打門。慌得那大小群妖頂門的頂門，報信的報信。那妖王一覺方醒，只聞得亂攏攏的諠譁，起身穿了衣服，即出羅帳之外，問道：「嚷甚麼？」眾侍婢才跪下道：「爺爺，不知是甚人在洞外叫罵了半夜，如今卻又打門。」

妖王走出宮門，只見那幾個傳報的小妖慌張張的磕頭道：「外面有人叫罵，要金聖宮娘娘哩；若說半個『不』字，他就說出無數的歪話，甚不中聽。見天曉大王不出，逼得打門也。」那妖道：「且休開門。你去問他是那裡來的？姓甚名誰？快來回報。」小妖急出去，隔門問道：「打門的是誰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朱紫國拜請來的外公，來取聖宮娘娘回國哩。」那小妖聽得，即以此言回

報。那妖隨往後宮，查問來歷。原來那娘娘才起來，還未梳洗，早見侍婢來報：「爺爺來了。」那娘娘急整衣，散挽黑雲，出宮迎迓。才坐下，還未及問，又聽得小妖來報：「那來的外公已將門打破矣。」那妖笑道：「娘娘，你朝中有多少將帥？」娘娘道：「在朝有四口八衛人馬，良將千員；各邊上元帥總兵，不計其數。」妖王道：「可有個姓外的麼？」娘娘道：「我在宮，只知內裡輔助君王，早晚教誨妃嬪，外事無邊，我怎記得名姓？」妖王道：「這來者稱為『外公』，我想著《百家姓》上，更無個姓外的。娘娘賦性聰明，出身高貴，居皇宮之中，必多覽書籍。記得那本書上有此姓也？」娘娘道：「止《千字文》上有句『外受傳訓』，想必就是此矣。」

妖王喜道：「定是，定是。」即起身辭了娘娘，到剝皮亭上，結束整齊，點出妖兵，開了門，直至外面，手持一柄宣花鉞斧，厲聲高叫道：「那個是朱紫國來的外公？」行者把金箍棒摺在右手，將左手指定道：「賢甥，叫我怎的？」那妖王見了，心中大怒道：「你這廝：

相貌若猴子，嘴臉似獼猴。

七分真是鬼，大膽敢欺人。」

行者笑道：「你這個誑上欺君的潑怪，原來沒眼。想我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，九天神將見了我，無一個『老』字，不敢稱呼；你叫我聲外公，那裡虧了你？」妖王喝道：「快早說出姓甚名誰，有些甚麼武藝，敢到我這裡猖獗！」行者道：「你若不問姓名猶可，若要我說出姓名，只怕你立身無地。你上來，站穩著，聽我道：

生身父母是天地，日月精華結聖胎。

仙石懷抱無歲數，靈根孕育甚奇哉。

當年產我三陽泰，今日歸真萬會諧。

曾聚眾妖稱帥首，能降眾怪拜丹崖。

玉皇大帝傳宣旨，太白金星捧詔來。

請我上天承職裔，官封弼馬不開懷。

初心造反謀山洞，大膽興兵鬧御階。

托塔天王並太子，交鋒一陣盡狼衰。

金星復奏玄穹帝，再降招安敕旨來。

封做齊天真大聖，那時方稱棟梁材。

又因攪亂蟠桃會，仗酒偷丹惹下災。

太上老君親奏駕，西池王母拜瑤臺。

情知是我欺王法，即點天兵發火牌。

□萬兇星並惡曜，干戈劍戟密排排。

天羅地網漫山布，齊舉刀兵大會垓。

惡鬥一場無勝敗，觀音推薦二郎來。

兩家對敵分高下，他有梅山兄弟儕。

各逞英雄施變化，天門三聖撥雲開。

老君丟了金剛套，眾神擒我到金階。

不須詳允書供狀，罪犯凌遲殺斬災。

斧剝鎚敲難損命，刀掄劍砍怎傷懷。

火燒雷打只如此，無計摧殘長壽胎。

押赴太清兜率院，爐中煅煉盡安排。

日期滿足才開鼎，我向當中跳出來。

手挺這條如意棒，翻身打上玉龍臺。

各星各象皆潛躲，大鬧天宮任我歪。

巡視靈官忙請佛，釋伽與我逞英才。

手心之內翻筋斗，遊遍周天去復來。

佛使先知賺哄法，被他壓住在天崖。

到今五百餘年矣，解脫微軀又弄乖。

特保唐僧西域去，悟空行者甚明白。

西方路上降妖怪，那個妖邪不懼哉！」

那妖王聽他說出悟空行者，遂道：「你原來是大鬧天宮的那廝。你既脫身保唐僧西去，你走你的路去便罷了，怎麼羅織管事，替那朱紫國為奴，卻到我這裡尋死？」行者喝道：「賊潑怪！說話無知。我受朱紫國拜請之禮，又蒙他稱呼管待之恩，我老孫比那王位還高十倍，他敬之如父母，事之如神明，你怎麼說出『為奴』二字？我把你這誑上欺君之怪，不要走，吃外公一棒。」那妖慌了手腳，即閃身躲過，使宣花斧劈面相迎。這一場好殺！你看：

金箍如意棒，風刃宣花斧。一個咬牙發狠兇，一個切齒施威武。這個是齊天大聖降臨凡，那個是作怪妖王來下土。兩個噴雲噴霧照天宮，真是走石揚沙遮斗府。往來來解數多，翻翻復復金光吐。齊將本事施，各把神通賭。這個要取娘娘轉帝都，那個喜同皇后居山塢。這場都是沒來由，捨死忘生因國主。

他兩個戰經五□回合，不分勝負。那妖王見行者手段高強，料不能取勝，將斧架住他的鐵棒道：「孫行者，你且住了。我今日還未早膳，待我進了膳，再來與你定雌雄。」行者情知是要取鈴鐺，收了鐵棒道：「『好漢子不趕乏兔兒』。你去，你去，吃飽些，好來領死。」

那妖急轉身闖入裡邊，對娘娘道：「快將寶貝拿來。」娘娘道：「寶貝何幹？」妖王道：「今早叫戰者，乃是取經的和尚之徒，叫做孫悟空行者，假稱外公。我與他戰到此時，不分勝負。等我拿寶貝出去，放些煙火，燒這猴頭。」娘娘見說，心中惶急：欲不取出鈴兒，恐他見疑；欲取出鈴兒，又恐傷了孫行者性命。正自躊躇未定，那妖王又催逼道：「快拿出來。」這娘娘無奈，只得將鎖鑰開了，把三個鈴兒遞與妖王。妖王拿了，就走出洞。娘娘坐在宮中，淚如雨下，思量行者不知可能逃得性命？兩人卻俱不知是假鈴也。

那妖出了門，就占起上風，叫道：「孫行者休走，看我搖搖鈴兒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有鈴，我就沒鈴？你會搖，我就不會搖？」妖王道：「你有甚麼鈴兒？拿出來我看。」行者將鐵棒捏做個繡花針兒，藏在耳內。卻去腰間解下三個真寶貝來，對妖王說：「這不是我的紫金鈴兒？」妖王見了，心驚道：「蹺蹺，蹺蹺！他的鈴兒怎麼與我的鈴兒就一般無二？縱然是一個模子鑄的，好道打磨不到，也有多個癩兒，少個蒂兒，卻怎麼這等一毫不差？」又問：「你那鈴兒是那裡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賢甥，你那鈴兒卻是那裡來的？」妖王老實，便就說道：「我這鈴兒是：

太清仙君道源深，八卦爐中久煉金。

結就鈴兒稱至寶，老君留下到如今。

行者笑道：「老孫的鈴兒，也是那時來的。」妖王道：「怎生出處？」行者道：「我這鈴兒是：

道祖燒丹兜率宮，金鈴搏煉在爐中。

二三如六循環寶，我的雌來你的雄。」

妖王道：「鈴兒乃金丹之寶，又不是飛禽走獸，如何辨得雌雄？但只是搖出寶來，就是好的。」行者道：「口說無憑，做出便見。且讓你先搖。」

那妖王真個將頭一個鈴兒幌了三幌，不見火出；第二個幌了三幌，不見煙出；第三個幌了三幌，也不見沙出。妖王慌了手腳道：「怪哉，怪哉！世情變了，這鈴兒想是懼內，雄見了雌，所以不出來了。」行者道：「賢甥，住了手，等我也搖搖你看。」好猴子，一把掙了三個鈴兒，一齊搖起。你看那紅火、青煙、黃沙，一齊滾出，骨都都燎樹燒山。大聖口裡又念個咒語，望巽地上叫：「風來！」真個是風催火勢，火挾風威，紅焰焰，黑沉沉，滿天煙火，遍地黃沙。把那賽太歲唬得魄散魂飛，走頭無路，在那火當中，怎逃性命？

只聞得半空中厲聲高叫：「孫悟空，我來也。」行者急回頭上望，原來是觀音菩薩，左手托著淨瓶，右手拿著楊柳，灑下甘露救火哩。慌得行者把鈴兒藏在腰間，即合掌倒身下拜。那菩薩將柳枝連拂幾點甘露，霎時間，煙火俱無，黃沙絕跡。行者叩頭道：「不知大慈臨凡，有失迴避。敢問菩薩何往？」菩薩道：「我特來收尋這個妖怪。」行者道：「這怪是何來歷，敢勞金身下降收之？」菩薩道：「他是我跨的個金毛犼。因牧童盹睡，失於防守，這孽畜咬斷鐵索走來，卻與朱紫國王消災也。」行者聞言，急欠身道：「菩薩反說了，他在這裡欺君騙后，敗俗傷風，與那國王生災，卻說是消災，何也？」菩薩道：「你不知之。當時朱紫國先王在位之時，這個王還做東宮太子，未曾登基。他年幼間，極好射獵。他率領人馬，縱放鷹犬，正來到落鳳坡前，有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薩所生二子，乃雌雄兩個雀雛，停翅在山坡之下，被此王弓開處，射傷了雄孔雀，那雌孔雀也帶箭歸西。佛母懺悔以後，吩咐教他折鳳三年，身耽嗽疾。那時節，我跨著這犼，同聽此言。不期這孽畜留心，故來騙了皇后，與王消災。至今三年，冤愆滿足，幸你來救治王患。我特來收妖邪也。」行者道：「菩薩，雖是這般故事，奈何他玷污了皇后，敗俗傷風，壞亂法，卻是該他死罪。今蒙菩薩親臨，饒得他死罪，卻饒不得他活罪。讓我打他二□棒，與你帶去罷。」菩薩道：「悟空，你既知我臨凡，就當看我分上，一發都饒了罷，也算你一番降妖之功；若是動了棍子，他也就是死了。」行者不敢違言，只得拜道：「菩薩既收他回海，再不可令他私降人間，貽害不淺。」

那菩薩才喝了一聲：「孽畜！還不還原，待何時也？」只見那怪打個滾，現了原身，將毛衣抖抖，菩薩騎上。菩薩又望項下一看，不見那三個金鈴。菩薩道：「悟空，還我鈴來。」行者道：「老孫不知。」菩薩喝道：「你這賊猴！若不是你偷了這鈴，莫說一個悟空，就是□個，也不敢近身。快拿出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實不曾見。」菩薩道：「既不曾見，等我念念緊箍兒咒。」那行者慌了，只教：「莫念，莫念。鈴兒在這裡哩。」這正是：犼項金鈴何人解？解鈴人還問繫鈴人。菩薩將鈴兒套在犼項下，飛身高坐。你看他四足蓮花生焰焰，滿身金縷迸森森。大慈悲回南海不題。

卻說孫大聖整束了衣裙，掄鐵棒打進獬豸洞去，把群妖眾怪盡情打死，剿除乾淨。直至宮中，請聖宮娘娘回國。那娘娘頂禮不盡。行者將菩薩降妖並折鳳原由備說了一遍。尋些軟草，扎了一條草龍，教：「娘娘跨上，合著眼，莫怕，我帶你回朝見主也。」那娘娘謹遵吩咐，行者使起神通，只聽得耳內風響。

半個時辰，帶進城，按落雲頭，叫：「娘娘開眼。」那皇后睜開眼看，認得是鳳閣龍樓，心中歡喜，撇了草龍，與行者同登寶殿。那國王見了，急下龍床，就來扯娘娘玉手，欲訴離情，猛然跌倒在地，只叫：「手疼，手疼。」八戒哈哈大笑道：「嘴臉，沒福消受。一見面就蜇殺了也。」行者道：「馱子，你敢扯他扯兒麼？」八戒道：「就扯他扯兒便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娘娘身上生了毒刺，手上有蜇陽之毒。自到麒麟山，與那賽太歲三年，那妖更不曾沾身。但沾身就害身疼，但沾手就害手疼。」眾官聽說：「似此怎生奈何？」此時外面眾官憂疑，內裡妃嬪悚懼。傍有玉聖、銀聖二宮，將君王扶起。

俱正在倉皇之際，忽聽得那半空中有人叫道：「大聖，我來也。」行者擡頭觀看，只見那：

肅肅沖天鶴唳，飄飄逕至朝前。繚繞祥光道道，氤氳瑞氣翩翩。棕衣苦體放雲煙，足踏芒鞋罕見。手執龍鬚繩帶，絲條腰下圍纏。乾坤處處結人緣，大地遙遙遊遍。此乃是大羅天上紫雲仙，今日臨凡解魔。

行者上前迎住道：「張紫陽何往？」紫陽真人直至殿前，躬身施禮道：「大聖，小仙張伯端起手。」行者答禮道：「你從何來？」真人道：「小仙三年前曾赴佛會，因打這裡經過，見朱紫國王有折鳳之憂，我恐那妖將皇后玷辱，有壞人倫，後日難與國王復合，是我將一件舊棕衣變作一領新霞裳，光生五彩，進與妖王，教皇后穿了裝新。那皇后穿上身，即生一身毒刺。毒刺者，乃棕衣也。今知大聖成功，特來解魔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累你遠來，且快解脫。」真人走向前，對娘娘用手一指，即脫下那件棕衣。那娘娘遍體如舊。真人將衣抖一抖，披在身上，對行者道：「大聖勿罪，小仙告辭。」行者道：「且住，待君王謝謝。」真人笑道：「不勞，不勞。」遂長揖一聲，騰空而去。慌得那皇帝、皇后及大小眾臣，一個個望空禮拜。

拜畢，即命大開東閣，酬謝四僧。那君王領眾跪拜，夫妻才得重諧。正當歡宴時，行者叫：「師父，拿那戰書來。」長老袖中取出，遞與行者。行者遞與國王道：「此書乃那怪差小校送來者。那小校已先被我打死，送來報功。後復至山中，變作小校，進洞回覆，因得見娘娘，盜出金鈴，幾乎被他拿住。又變化，復偷出，與他對敵。幸遇觀音菩薩將他收去，又與我說折鳳之故。……」從頭至尾，細說了一遍。那舉國君臣內外，無一人不感謝稱讚。唐僧道：「一則是賢王之福，二來是小徒之功。今蒙盛宴，至矣，至矣。就此拜別，不要誤貧僧向西去也。」那國王懇留不得，遂換了關文，大排鑿駕，請唐僧穩坐龍車。那君王、妃后，俱捧鞍推輪，相送而別。正是：

有緣洗盡憂疑病，絕念無思心自寧。

畢竟這去，後面再有甚麼吉凶之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